

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王烨捷

细节战疫

终于转为管控区了。上海青水湾小区已连续14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。细节，细节，还是细节。要守好每一个可能感染的环节，守好每一天、每一分钟。要在实战中调整方法，把工作做到最细。38岁的上海青浦区夏阳街道青科居委会副主任倪春芳说。

大喇叭喊人做核酸 现场很混乱

3月30日，倪春芳正在家里陪孩子学习，接到街道通知：立即到区办公室，24小时备勤。

她简单打包行李出了门。倪春芳心想，要封了。第二天，青浦区夏阳街道发布公告称，全域将于4月1日3时至4月5日3时实行封控管理，开展两次核酸检测。当晚，街道又发通知，要求居委会工作人员建立楼栋群，方便封控期间工作。

当时，倪春芳和2名工作人员负责青水湾的防疫工作，已经为建楼栋群准备了2天。此前，小区组织过几次核酸检测，检测点设在小区1块空地上，两个工位，每20人一组混检，站成两排。

快到检测时间时，志愿者拿着喇叭在楼下喊，下来做核酸了！另一位志愿者站在检测区入口处，进一个人，在总人员名单上打钩，1400多位居民，先到者先测。

这种方式使得现场很混乱：有时候8点多通知做核酸，老人6点多已经在楼下排队；有人听不到喇叭声，躺在家里睡觉；人容易堵在检测区入口处，导致拥挤，需要志愿者维护秩序，检测速度缓慢。

我们就想一栋一栋叫。一位志愿者说，但方式还是用喇叭喊，很多人仍然听不到，效果有限。

我就想试一试建楼栋群。倪春芳打印出每栋楼的人员名单，寻找楼长，先找党员，吃财政的。如果楼里没有财政供养人员，她优先找年轻人，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任务，有的人嫌烦，不愿意，她就再找人。

倪春芳找了3天。封控前一天，她正好找到了所有47个楼的楼长，并建了47个楼栋群，打印出群码。3月31日晚上，倪春芳给每位楼长发了楼栋人员名单，让他们挨家挨户上门核实，保证每户至少一人进群，便于发布信息、通知核酸检测时间。

有的楼长发现少数老人不会用手机，就上门提醒下楼做核酸检测。还有的老人瘫痪，居委会请医务人员上门核酸检测。

提前核实信息很必要，尤其是老旧小区。普陀区甘泉苑的志愿者刘惠告诉记者，小区老人很多，因为没有帮助老人提前登记信息，进行核酸检测时，志愿者要帮老人在健康云手动输入他们的身份



医护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核酸检测。



青水湾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

文章均由受访者供图

证、名字、单位地址，生成核酸码，耗时耗力，导致队伍中途拥堵。

更令她苦恼的是，核酸码起初只限当天使用，每次都要帮老人重新输入信息，直到核酸码有效期调整为30日后，检测速度才加快。

为了加快检测速度，倪春芳在小区南北区域各设置一个检测点，每个区域由楼长组织，举着楼牌号，按顺序一栋楼做核酸检测。

比如，1号楼的楼长组织居民下楼，安排20人先进入检测区，剩余人在等候区，两米间距排队。点位上的志愿者根据前一栋楼的进度，通知2号楼楼长准备，2号楼楼长接着在群里通知居民下楼，以此类推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楼长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：按照名单清点本楼人数，保证不漏人。

闵行区晶华坊小区的居民王强告诉记者，每栋楼做核酸检测时，楼长不清点人数，导致不同楼栋的人互相插队。

有时候，青水湾的楼长们也无法保证所有居民能及时下楼检测。一位楼长说，有几个小伙子怎么叫都不醒，等所有人采样结束，再安排他们采样。还有的孩子要上网课，也安排他们最后采样，保证每栋楼居民采样时不交叉。

4月1日，青水湾的居民按照新的方案进行核酸检测，检测时间缩短为5个小时。不过，楼长们发现，整栋楼居民一起下楼，电梯和楼梯会出现堵塞。

他们再次细化排队方案：对有电梯的高层楼住户，先通知前几层的人下，再通知后几层的人下。对有楼梯的低层楼住户，先通知第一层楼和最后一层楼

的人下，再通知中间楼层下，减少下楼人员的密度。检测时间因此缩短为3个多小时。

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减缓检测速度，需要志愿者细心留意。有的志愿者发现，PDA（核酸检测登记手持终端）在强光线下识别不出核酸码，就做了一个大纸箱，避开扫码，以提高排队效率。

还有志愿者注意到，医护人员每次拿棉签都要在袋子里找，于是提前备好棉签，放到桌上。

倪春芳安排20组人中的第一人拿着采集管，20组人中的最后一人拿着条码，协助医护人员检测，最后一人拿着条形码进去，医护人员就知道这组人够了。

有时候，医护人员采样时忘记手消，志愿者会在一旁提醒。

信息透明化很必要

除了进行核酸检测，居民也要多次自测抗原。第一次组织抗原检测前，倪春芳让居民在门口放一个环保袋，楼长领取试剂后，分发到每户环保袋里，避免与居民接触。

这是倪春芳2020年在青浦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时学来的经验。当时，她在观察点任点长，负责给入境的隔离人员送饭。为了避免接触，她把饭放在对方门口的凳子上。

这次抗疫，倪春芳通知居民，每天定点将垃圾放到门口，楼长和物业上门收取，物资也由楼长分发到每户，保证零距离接触。

倪春芳还要求物业保安守住第一道屏障，小区的门口。

她叮嘱保安，医护人员每次进出小区都要进行抗原检测，所有物资必须消杀，并安排志愿者12小时在门口值班。对于团购，她建议居民只团生活必需类物品，并将供应商的资质报备。

有些小区从第一道门开始就出现了裂缝。刘慧了解到，小区门岗看守不严格，有人伪造保供人员证件，进入小区买菜。3月30日，王强所在楼栋一位居民发热，之后确诊，他询问后得知，对方带孩子去过医院，还逛了一圈菜市场。

还有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，小区物资消杀不彻底，团购没有限制，存在感染病毒交流通的风险。

在4月14日上海市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就为何封控时间已久，还出现阳性感染者的情况回应说，在全球静态管理阶段，虽然居民足不出户，但仍有很多物资在流通。如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，不排除接触后造成感染。

尽管严守大门，4月3日，青水湾还是出现两例确诊病例，可能是潜伏期的病毒出来了。倪春芳推測。

她给被感染阳楼的每户居民打电话，告知他们有确诊病例，不要出楼，并在楼下拉警戒线。

在倪春芳看来，信息透明化很必要，（收到）任何通知、公告，应该第一时间告知社区的居民，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和心理疏导。

就信息透明化问题，上海浦东新区封控区的一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，出现核酸异常情况时，疾控部门直接与居民联系，告知异常情况。居委会等街道通知，信息比居民本人滞后，这中间的

时间差，可能导致这户居民楼道里的其他人感染。因为如果他自己不吱声，没人知道他异常，我们居委会和物业那会儿也不知道要给楼道消杀。

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，居委会从未向居民公示过哪栋楼有确诊病例。这当中存在风险，假如志愿者搬东西，进入有确诊病例的楼栋怎么办？一位居民说。有居民说，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，居民不知情，出门取物资，存在感染风险。

得知有确诊病例后，倪春芳立即上报，要求及时转运。但确诊的那对夫妻不肯转运，说放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。倪春芳承诺他们老人和孩子如果确诊阳性，安排一家人一起隔离，两人才安心转运。

他们一转运，倪春芳就安排一名物业人员消杀。但这位物业人员害怕感染，不敢进楼。倪春芳给他讲自己在青浦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时的经历，对他进行心理疏导，你看我一个女的，当时防疫的时候，没有防护服，也得上。她教他如何戴口罩、手消、脱穿防护服。

有人消杀后，倪春芳又上报街道，请医务人员上门为阳楼的居民上门做核酸检测。

这一系列操作及时切断了感染源。而其他区域的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，小区出现确诊病例后，没有及时转运确诊病例、封控相应楼栋，也没有安排人员消杀，导致疫情扩散。

4月13日，嘉定区嘉豪社区一位居民说，楼栋出现确诊病例后，近10天没有做核酸检测，无人消杀。该小区党支部书记称，已向相关部门反馈过以上问题，没有回复。

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

由于守住大门、封控阳楼、有序组织做核酸检测，自4月3日之后，青水湾小区再无新增确诊病例。

不过，随着封控时间越来越长，居委会需要做好保供工作。倪春芳说，由于开始的封控时间为5天，很多居民只购买5天的生活物资，4月5日那天，办公室的电话明显增多。有人说，家里快没吃的了。有人说，缺药。还有人问，为什么不解封？

他们联系保供单位，为居民购买蔬菜、米、面。起初，卫生巾、奶粉、尿布等物品没有购买渠道，倪春芳和保供单位商量，制定套餐。

还有一些琐碎的生活物资，倪春芳建议居民共享。一位楼长说，她常常游走于楼栋里，传送居民互助共享的酱

油、药品。

除了保障生活物资，居委会安排1名工作人员负责配药。每晚6点前，楼长在群里收集配药信息，标注楼号、姓名、电话、药名及剩余药量，交给工作人员。

由于每天配药人数较多，工作人员先给快吃完药的居民配。

第二天，工作人员早上四五点起床，拿着楼长从居民环保袋里提前收集好的社保卡，前往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配药，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配到。

精神类药物在两家医院配不到，工作人员要开几个小时车去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配药。后来，看工作人员辛苦，倪春芳主动提出帮居委会配药。

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。刚开始组织做核酸检测时，一位女士说母亲是血透病人，要坐轮椅，不肯下楼。倪春芳推着病人的轮椅，送她下楼检测，并为小区的血透病人、孕妇开通绿色通道。有父母不想让婴儿做核酸检测，说戴口罩闷，倪春芳为年龄小的孩子准备防护面屏。

小区封控以来，物业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打地铺，不能洗澡。倪春芳把打地铺的照片转发给志愿者，请他们发给居民，让待在家里隔离的人看看工作人员的不容易。大家彼此多些理解。

每隔几天，她就给居民发几段鼓励的话，让大家足不出户，耐心等待转为管控区。

不过，总有人喜欢半夜出来溜达。倪春芳让志愿者监督，一旦发现有人出门，及时进行劝阻。

遇到不听劝阻的居民，她就让他们做志愿者，服务大家。

倪春芳觉得除了做好前期工作，防止交叉感染外，还应该发挥民间力量。这次抗疫，她招募了132名志愿者，分为后勤保障组、核酸点位组等7个组。

随着转为管控区的时间逐渐逼近，倪春芳感觉到，大家有点蠢蠢欲动。不断有居民在群里问，小区什么时候能转为管控区？

4月19日，小区转为管控区。前一天晚上，倪春芳召集物业、业委会开会，商量管控期间的防疫工作。管控期间，居民可以自行活动、拿快递、倒垃圾。倪春芳安排志愿者穿着马甲巡查，避免人员过度聚集，还是要在实战中不断改变方法。

最重要的仍是守住大门。两名志愿者每天分类物资、检查投放快递的人员是否有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报告。物业保安对物资进行全面消杀后，居民每隔两米距离，排队领取快递。

如果一切顺利，再过7天，小区就能转为防范区。

但倪春芳不敢松懈，只要出现一例确诊，防范区也会再次变为封控区。我们期待全面清零那一天。（文中刘慧、王强为化名）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马志强 李强文并摄

尿毒症患者赵勇在等待血透。他倚坐在轮椅上，垂着头，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乌黑的脸上已看不见血色。4月13日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的马路边，直到被人叫醒，他才抬起头，满脸虚弱，一说话就喘粗气。

在家里四天了。赵勇说，正常两天。他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腿软无力，呼吸困难，心脏也不行了。确诊尿毒症6年来，他每周二、四、六到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血透，这一次因为疫情，已逾期两天未透。

对于血透病人而言，封控意味着无法前往医院进行透析。你不做就等于等死啊！一位血透病人说。

3月20日，浦东医院收到通知，开始接收封控区的病人。浦东医院肾内科血透室护士长赖碧红起初有些懵，她们血透室将面对的是来自全区封控区的700多名透析病人，这是往日里她们要面对的病人数量的两倍。

医护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，我们科主任60岁都要退休了，下半夜都要顶着上。赖碧红告诉记者，那天恰巧是她的生日，儿子打来电话提醒，她却在电话这头说，妈妈今天很忙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。那天，她只在晚上简单吃了一顿饭，夜里通宵没睡。

由于只接受封控区的血透病人，原本在浦东医院进行血透的300余位病人需要被分流至其他医院，病人的对接任务巨大而繁琐。赖碧红和护士每天需要与各个居委会对接病人信息，再与病人确定透析时间。我每天接打三四个电话。

他们不断地接到封控区居委会上报的新病人名单，也不断接到病人的电话，病人不断地询问透析是否有位置，赖碧红听得出，他们焦急万分，长时间不透析就面临着生命危险。

疫情的持续扩散，使得浦东新区封控区的数量仍在增长，透析资源从未变得如此紧张。从3月20日至4月4日，浦东医院进行了2702人次的血液透析，但这仍然不够。即便是血透室24小时4班满负荷运转，75台透析机不留一台空闲，仍然有不少的血透患者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。

在网络上，来自血透病人的求助越来越多，有的病人已经出现血压上升、双腿浮肿、气喘心慌等症状，有的距离上一次透析已经过去8天，还有因交通问题无法前往医院、原透析医院有医护确诊而关闭无处血透的。

最危险的一次，赵勇熬了5天，他身体里的积水越来越多，心肺负担越来越



4月13日，浦东医院曹路透析中心医护人员照顾病人。



4月13日，上海市浦东新区，在临时改造的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大门前，血透病人排队等待入院。



4月13日，上海市浦东新区，两名病人在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接受血液透析治疗。

续命曹路

大，到第六天他已经说不上话，呼吸困难，身体无法躺平，出现心衰。最终，他是被救护车拉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抢救回来。

就是个空壳子。赖碧红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，医院必须在24小时内配置起救治一个病人所需的一切东西，除了透析设备外，急救所需的设备也被考虑在内。这些都需要从浦东医院本部送来，我们当天晚上一直搞到深夜，把物资、人员列了清单。

设备送来后发现，墙吸氧表头跟我们的不配对，赖碧红说，只好申请使用氧气钢瓶。氧气钢瓶拉来后，没有手推车，我们就用手去拽，扛，甚至抱在身上。由于人力有限，医护既是清洁工，又是搬运工、司机。

院感三区两通道的设置、150台透析机的安置、信息化诊疗的建立等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。4月7日下午1点钟，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迎来了第一批病人。

当天，血透中心接收了50余位病人，第二天数量翻了一倍，后来又增加到200多名病人。已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病人透析难的问题。曹路临时血透中心执行主任潘阳彬告诉记者，以前他们找不到透析的地方，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就找到了这里来了。原本由浦东医院分流出去的300多名病人也陆续被医生们找回。

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，医生们要面对数倍于病床数量的血透病人。血透中心刚刚开诊那几日，上海气温

升高，由于空调无法使用，穿着防护服在血透室工作的护士出现过几次晕倒的情况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从血透室出来，衣服已经湿透，能拧出水。

我们有些透析机，因为温度太高一直在报警，温度过高，温度过高。赖碧红说，护士们就用消毒湿巾去擦拭，设法给机器降温，让它们正常运转。后来，医院临时调来一些风扇，给血透室降温。

任何困难都得克服。被临时抽调来组建临时血透中心的医务部副主任李明哲告诉记者，血透中心运营初期，他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。为了不让一台透析机空闲，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。他承担起临时血透中心与285个居委会的对接任务。这是一个非常繁琐，费时费力的过程。很多时候，血透患者的信息报给他时已是凌晨，我就不可能再睡觉。

李明哲几乎时刻盯着手机，盯着哪些人来了，哪些人不来，不来了我赶快把后面的人插上来，不要让那台机器空在那里。他说，有些人好几天没透了，会有生命危险。那些同时患有传染病的病人，也要被考虑在内，机器是有限的，做了传染病（病人）的机器就不能做正常的血透了。

即便如此，透析床位仍是一种稀缺资源。每次来就像中了彩票一样。赵勇说，自上次4月8日在仁济医院经历过抢救后的4天里，他每天都在等透析名额。由于不确定何时能够接到居委会的通知前去透析，而入院透析需要24小时核

酸性证明，他不得不每天都要去做核酸。他年过七旬的母亲每天用轮椅推着44岁的他走四五公里的路去做核酸，再走四五公里的路回家。原本透析规律时，走个一两百米没问题，现在十米都走不了。

在未透析的第三天，赵勇排到了4月12日前往浦东医院透析的名额，但由于无法解决通行问题，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次透析的机会。

有车了没有名额，有名额了没有车。赵勇的母亲说，她家是低保户，没车。由于小区出租车车队出现阳性病例，其他司机也因此被隔离。我本来想，如果近一点，我推着他过来，但十几里路，推不动。

4月13日，已经是赵勇未透析的第四天。居委会通知他，早上6点有车。他和母亲5点就起床，下楼等着，怕他（司机）跑了。等到6点半，给我来个电话说车没有了。赵勇的母亲说，他们没吃早饭，实际上没时间做，更没心思吃。后来，等到9点钟，才有车来将他们送往曹路临时血透中心。

赵勇已经不怎么敢吃饭，多天未透析，肚子里的积水已经让他吃不透。一天一顿，控制着吃。赵勇说。尿毒症患者由于肾功能丧失，体内代谢物与水分无法及时排出。上一次五天没透析时，医生从他肚子里抽出来4000多毫升积水。

这天，他们比下午入院透析时间早到了4个小时。你要运气很好很好才能过

来做。赵勇说，我们这天就是幸运的啊。他一直坐在轮椅上，在血透中心门前等着。

等到下午一点钟，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已经排起透析长队，天开始下雨。前来透析的多是老年人，坐着轮椅，拄着拐杖，撑着雨伞，披着雨衣。赵勇在母亲的陪同下，也挤进队伍，也有老人独自前来。有人是被锁子统一安排接送血透病人的车送来的，有人从60公里外的村子花费400元雇人接送，有人是开着私家车送80多岁的老母亲前来。

雨渐渐大起来的时候，这支队伍已很难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，人们在门口挨肩擦背，仿佛生怕挤不进去。

现在患者挺着急的。潘阳彬说一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，一个是运送的问题，导致有部分患者就急诊困难。入院血透时，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有效期是24小时内，但在曹路血透中心门前，一位血透病人告诉记者，他们的核酸检测报告还有两个小时即将过期，但结果仍然未出，等到下午两点，若还没出，他们只好回家。

对于核酸报告结果一直未出的血透病人，血透中心的医生也有意愿，但有时他们也会视情况先为病人进行血液透析。

4月11日，血透中心来了一对老夫妻。夫妻俩都是智力障碍，拿的手机是老人机，核酸报告看不到。赖碧红记得，一位护士注意到血透病人有重度心衰症状，已不能躺平，坐在那里靠在她老公身上，喘得厉害。

报告没出来，我们高度怀疑她是阳性，可能是在复核。潘阳彬说，但是当时作为医生，不能见死不救。

如果不透，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会过不去。赖碧红与潘阳彬在评估过风险后决定，给她开独立的房间，既不让她传染，也不让她传染给别人。后来，在救治过程中，病人的核酸报告结果出来了，阴性。病人生命体征也在上机透析之后慢慢平稳。

心里一块石头落下。李明哲说，这点良心还是有的。有时候我们违反了这条规定，我们还是会这样去做。

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，赵勇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血液透析，身体有所好转。那天傍晚，送他前来透析的车子没能来接他回家，是一同前来透析的病友家属载他和母亲回去的。

回到家后，他们依旧每天坐着轮椅去搭乘地铁6号线，前往医院做核酸，等待不知何时可以排到的血透名额和送他去医院的车。

在4月15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、延误治疗。